付資已郵內國
台北郵局
許可證
北台字第6354號

智慧之源

董正之敬題

Source of Wisdom

智慧之源第一〇七期 歡迎索取．隨喜贊助

發行者：智慧之源雜誌社
發行人：張詠雪
編輯者：法界佛教總會文宣組
社址：高市林森二路一三五巷十八號八樓
電話：傳真：（〇七）二八一三三九一
郵政劃撥：四〇四〇五九一—七張詠雪
北區聯絡處：法界佛教印經會
地址：115北市忠孝東路6段85號11樓
電話：（〇二）七八六三〇二一一
劃撥帳號：13217985 張淑彤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四月十日創刊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誌字第七三六二號
印刷：鼎正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中華郵政南台字第四二九號執照爲雜誌交寄

上人（完）完全沒有自己

【追思無盡】

◎文／易象乾

上人在一九六二年，應香港一些徒衆之請，來到美國三藩市中國城設立了佛教講堂。一九六三年，因當地徒衆對法不恭敬的緣故，上人離開了中國城，搬到日本城附近一座破舊的維多利亞式樓房的第一層樓，樓房中其他房間的住客，則爲年老貧窮的黑人，和一些到處尋求人生眞義的年輕美國人。所有房客共用一間廚房。

我第一次遇見上人，是在一九六六年，那時我是個窮學生，正在找尋住處，所以我住進了二樓的一間房。當時樓中的年輕住客在下意識中，都感覺得到這位法師是一位不平常的人物。但是因爲我們對佛教是一無所知，所以也弄不清楚他是怎麼回事。當然我們知道他是中國佛教的和尚，但也不懂佛教和尚是幹什麼的。當時有一位年輕人，甚至皈依了他，但是我們也不知道皈依是什麼意思，是不是和出家有什麼分別，也不知道。我們對一些最基本的佛教儀軌，及供養三寶，或持戒，則壓根兒一點概念都沒有，上人自己也從未告訴過人他是祖師，在中國和香港還有成千上萬的皈依弟子。

當時三藩市許多中國人對上人十分不諒解，因爲他搬離了中國城，只有少少幾個最忠實的弟子，還定期來拜見上人，並帶來些供養。上人在收到這些供養之後，也總是拿來與其他住客共享。有時他會放幾包米在公用廚房供大家食用，所以我們不至於挨餓。在佛教假日時，或當上人有多餘的食物時，他也會請我們一起吃中飯，上人並且自己掌廚，做出來的飯菜還蠻好吃的。

那時，即使只有兩三個連中文都不懂的人來聽法，上人也以後來對千百人說法時一樣的態度說法。我記得我去聽上人講解『法華經』時，上人即以我們現在所習知的莊重肅穆的態度解說。上人坐在二張摺疊式的野餐桌前，背後是一面陳舊的黑板，通常沒人翻譯，有的話也只是兩個年輕的中學生，翻得也不太高明。我那時對經文毫不瞭解，我去聽講時，只是想和上人在一起，聽聽他的聲音。

上人和我一生中所碰到的人，完全不一樣。我發覺上人是完完全全沒有自己，一絲一毫的自我都沒有，在上人身上，一點利害衝突都找不出。他對我的了解比我自己還更深，他包容我的程度是任何人都做不到的，而且很慈悲地關懷我。所以在上人面前根本沒有什麼值得恐懼的。我也感覺到上人有很深的智慧和神通，但在日常生活中，他沒有什麼特別的表現，一點也不起眼，這種認知並不是我一人獨有的。當時認識他的人，不論他們的種族、教育背景是什麼，都有這種感覺，或者更深也可能。

幾個月之後，我滿懷興奮地到亞洲——佛法的老家去找尋佛法，也是我的無知，讓我碰上這樣的奇遇。我在亞洲碰到的，只是傳統佛教機構，二千五百年陳舊的外殼，除了少數幾個例外，其他的地方完全都沒有活的氣息。

我回美國之後，即在大學佛學學術上追求。我先進入了華盛頓州立大學碩士班，後又進入柏克萊加州大學的博士班，我學校中顧問們，對佛教義理知識的廣博多聞，使我嘆爲觀止，但是我卻不明白爲什麼他們不讓佛教進入他們的私生活領域中，還抗拒得這麼厲害。那幾年這雙重失望，引起我很大的痛苦。對於我，或者需要有這樣的教訓，使我在遇到一位眞正的大師之後，才懂得他的寶貴，才會珍惜他。

對我來說，能以常在一位像上人這樣無我的人身邊就夠了，但是上人與我和我的家人關係十分深切。上人不只救了我們，還有其他許多人的性命。上人在我們遭遇危機時，幫助我們，給我們的孩子們解決問題。對於上人賦予我們的，我們的感激之情，不是言語所能表達的。

更有價值的是，上人對我的生命帶來了最究竟的意義。日常生活中，他的一言一行，在在都在闡說佛經中演說的佛法不是幻想、神話，或抽象的戲論，他讓我知道佛經中所說的法，都是活生生的、眞實的，而且在我們生活中是可行的，是切合實際的。我記得上人曾說：「我們講經時，要拿這部經當做是自己所說出來的，與我們合爲一體，不要將自己和佛經疏遠了。」上人一生以身作則來示範這一點。

「接受」的時期結束了，現在是自己站起來的時候了，在法中做個成人。雖然經過這麼多年，這對我還是沮喪不安，因爲這筆債太大了，我雖知識有限，也知道我們永遠也還不清的。上人常說「盡力而爲」，現在我只能以我有限的知見，盡我有限的能力，在我自身，也在這個無常多苦的世界上，來繼續上人的工作。上人雖然離開了他的肉身，但是我知道上人還在我心深處，在這一處眞正的淨土裡，無內亦無外。

（轉載自宣化老和尚追思紀念專集第一冊）

他讓我知道佛經中所說的法，都是活生生的、眞實的，而且在我們生活中是可行的，是切合實際的。記得上人曾說：「我們講經時，要拿這部經當做是自己所說出來的，與我們合爲一體，不要將自己和佛經疏遠了。」

新法音宣流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淺釋》

大悲大咒通地天
一百一千十王歡
大悲大慈能祛病
孽鏡一照匾高懸
〈大悲咒〉爲什麼叫大悲咒呢？因爲「悲能拔苦」，它能把一切衆生的苦難都拔出來。你若有誠心，大悲咒一定有感應的。尤其當今社會動盪不安，天災人禍四起，一念大悲咒即能遠離一切怖畏，滅除一切的惡業重罪。此經是觀世音菩薩親口宣說大悲咒的殊勝妙用，經上人淺釋後我們更能明白。若能善用此經此咒，將圓滿我們菩提願，饒益諸有情。本書三三八頁流通價伍佰元，郵購請另付郵資五十元。

《宣化上人法語經典開示選輯（一）》及《經典開示選輯（二）》：宣化上人法語，句句是甘露，飲一滴者，沈疴可療，滋飽滿者，新疾不生，弟子們特從上人講解淺釋大乘經典開示擇要選編成一系列專集，篇篇發人深省，入佛智海。仁者若能「依教奉行」，當有不可言喻的法喜，迷疑頓除，身心得到清涼自在。贈人自用兩相宜，歡迎隨喜請閱，除隨喜金外，一本請另付郵資卅元，二本另付郵資五十元。

（法界佛教印經會劃撥帳號13217985 張淑彤）

▲助印智慧之源：
參仟元：大興印刷廠。
壹仟伍佰元：詹秀琴。
壹仟貳佰元：羅鳳菊。
壹仟零壹拾元：張慧康。
壹仟元：潘黃繡閣、張啓瑞、劉聰榮、余純卿、張哲豪、王寶釧、沈麗貞、薛淑蘭、楊悅。
伍佰元：蔡貿昇、蕭坤進、陳怡安、吳廖素娟、吳雪卿、許少玲、黃明美、陳惠美、梁純淨、劉德豐、羅文秀。
肆佰元：彭舜猷、許錦華。
參佰元：陳品穎、張瑞紋、張飴凌、廖承金、黃俊偉。
貳佰元：張瓊尹、張薰芳、彭智逸、林欣樺、陳雅芬。
壹佰元：馮永生、馮正安、馮吳俠平、張壬義妹、熊忠義、熊正宗
伍拾元：黃東昇。
▲供養常住三寶：
伍仟伍佰元：許全生。
貳仟元：倪火炭。
壹仟伍佰元：張瑞紋。
壹仟貳佰元：許全生。
壹仟元：劉順吉全家。
陸佰元：陳蘇勉。
貳佰元：姚萬圭、姚尺、姚士稹、柯秀珠、姚妙霓、姚怡安、姚妙樺、彭惠君、尤丁玉
▲助印經書：
壹仟元：陳啓渝、劉順吉全家、陳志哲。
伍佰元：邱崇雅、李茂賓、李俊璋、李紋綺、陳堯睿、陳錫棋、廖瓊珠。
貳佰元：許明國。
壹仟元：鄭秀寶、林阿葉、徐芳郎。
伍佰元：李茂賓、李俊璋、李紋綺、李玉花、廖翊含、曾駿緯。
貳佰元：陳蘇勉。
壹佰元：林睿彬。
▲放生：
壹仟元：黃進益、林欣樺。
壹佰元：柯秀珠懷孕之子。
▲贊建萬佛聖城：
壹仟元：余純卿、徐芳郎。
參佰元：盧榮裕。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三月十日

因人施教

化解生命

◎文／法總中文出版部提供

人編上續宣化講事

（續上期）

上人給兩隻鴿子改名爲『七菩提分』和『十二因緣』。」自此以後，這兩隻鴿子隨著弟子們繞佛頂禮，有時還走進上人的房間。

上人曾發下「十八大願」，其中第十願說：「願凡是三界諸天仙、人、阿修羅、飛潛動植、靈界龍畜、鬼神等衆，曾經皈依我者，若有一未成佛時，我誓不取正覺。」從上人教導牠們的慈悲爲懷：（一）上人有時把米粒放在手掌上，讓鴿子去啄食，使衆生有親切感。（二）後來上人用一個窄口的玻璃瓶子，盛著雜米粒餵牠們，當瓶子還滿盛著食料的時候，鴿子就貪婪地大吞大嚼。到後來杯子裡的米粒越來越少，上人也不補充食料，鴿子只有提起尾巴把脖子伸進瓶裡去啄米粒。瓶子裡的食料，正象徵我們一生的福報。瓶子裡的食料，上人常說：「吃苦是了苦，享福是消福。」上人要教畜牲們破除貪念，鴿子領會了沒有？只有上人知道。上人發願日中一食，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將省下來的食糧賜與衆生。這眞是一個很好的教訓！（三）七菩提分的性情溫和，十二因緣的性情躁暴；脾氣來時就把翅膀亂拍，飛來飛去。上人教導弟子們，也用同樣的方法。對怯弱的衆生循循善誘，對躁暴的衆生卻有高度的容忍力，使他們潛移默化，慚愧覺悟。

一連三個月，這兩隻鴿子快樂地跟著大家修行，直至佛教講堂快將再度遷址，牠們纔離去。是否隱遁潛修，再復人身，則不得而知了。

中美佛教總會

1968年暑期班後，美國青年相繼出家，首次在美洲豎立了僧伽的模範。大家可以想到，上人當然高興。不過，背後卻含著隱憂。上人想到中國佛教僧伽制度日趨腐敗，像佛陀所說「獅子身中蟲，自食獅子肉。」出家人不住叢林，卻分別建築小廟宇，或在城市裡購買一兩層樓房，一二人獨居，收受香油果儀，無拘無束，也不需做早課晚課。或者，給人念經打齋，賺取單錢。爲了不讓這種懈怠和敗壞佛教的風氣擴散到西方，上人就決定西方開始，改革流弊。所以在1968年十二月，上人就鼓勵弟子們組織一個由四衆弟子分擔責任的自治團體，投票選出董事和職員，訂定會章。那時候，中國和美國弟子人數參半，因此，上人就把這個會定名爲「中美佛教總會」，在美國後來的法界佛教總會）、即聯邦及加州註冊爲不牟利宗教機構。從此，中美佛教總會就負起了在西方建立模範僧團和弘揚正法的責任。

如來掌上翻筋斗

有一位美國弟子說，她作了一個夢，夢見自己站在上人的手中掌紋構成的眼睛（很多人都看過上人手上的眼睛）。一個聲音說：「妳看！妳可以跑，可是妳跑不掉。」相信很多親近過上人的弟子們都有同感。上人在有意無意間不時揭發弟子們的犯錯，使他們無所遁形地疑惑，師父是怎樣知道我做的時候，想的？

回憶在香江時，上人管教弟子非常嚴峻。弟子們稍有懈怠和犯錯，總瞞不過師父。很快，大家都學乖了，每事都先稟告師父，才敢進行。筆者還記得年輕時，和一班年紀相若的師兄弟在香港大嶼山慈興禪寺參加法會。由於路途遙遠，大家都會在寺內渡宿。房間和睡床通常都是人滿之患，因此，很多人都是在佛殿坐著睡。我們比較年輕的一輩，只知道跟著師父就是很快樂，因爲師父會常常給我們一些「甜頭」。所以，雖然不能跟其他朋友吃喝玩樂，也是值得的。跟著師父就要遵守很多規則。例如，女孩子就不可以跟男法師們碰面。男法師在廣場的時候，女孩子們就只有躲在屋子裡。如果剛巧迎面路過，就只有低著頭而走。師父的囑咐是：「不要打岔別人的用功。」一直都以爲上人從東北古老的鄉村帶來這一套守舊的作風。來了美國之後，曾經有一次寫信告訴上人某些法師從檀香山造訪三藩市佛教講堂，我們熱誠款待。上人反而教訓說：「不要與他們接近。」那時的我，雖然知道不敢有逆師意，心裡總找不出原因。現在知道這些在50年代有緣來美的年青法師，很多位都受不住色慾的引誘而還俗結婚。上人常常教我們修行要斷慾去愛，還沒有站穩腳的修行人，應該要格外小心，那是絕對錯不了！

記得在1954年慈興禪寺左院開光的法會期間，很多師兄弟都在大嶼山上渡宿。年輕的女孩子們住進同一個房間。眼睛剛剛閉上，打板的人卻跑進來大敲板子，擾人清夢。人卻跑進來大殿傳到耳際。被窩正暖烘烘，管他早課不早課？其中一位女孩子說：「我起不來，你們去上早課罷！」有了領頭人，誰不願意懈怠舒適多一會？陡然間在常住任職的果平師兄慌慌張張地衝進房裡來，低聲嚷道：「你們快起來呀！師父剛發脾氣，說誰不起來上早課就把他們統統趕下山去！師父還說：『不到十分鐘，房間裡所有的人都穿著海青，披上縵衣，站在佛殿，等候維那起腔念〈楞嚴咒〉。」從上人棋高一著，早就知道我們會躲懶偷安，還是誰到師父跟前告密狀？不過，從那時起，在道場渡宿，我下意識地就怕給師父逐出山門，不敢不上早課了。其實，早晚功課實在是佛弟子們約束自己放逸懈怠習性的最佳藥方。

慈興禪寺開創的初期，住在山上的出家人有恆益師和果運師。他們把國清寺（慈興寺前身。請參閱《宣化上人事蹟》的〈重振新耕種、播種施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有一天他們晚上回寺的時候，突然間看到一條青色的大蟒在女衆宿舍前的空地上走過，大家都嚇了一跳。不到幾天，這條小蛇又出現了。於是恆益師設法用一個小布袋子把牠抓到，遞留下來的微妙法寶領域，使他們如夢初醒，於是發菩提心，要將佛法介紹給婆婆世界所有衆生，令人類早脫苦海。因此1970年一月十九日，佛經翻譯委員會（Buddhist Text Translation Society）因此應運誕生。同年四月創辦《金剛菩提週刊》，每期登載上人所講經典，介紹佛門典故及佈道佛教消息。上人有鑒於翻譯工作責任重大，翻譯人員不修養，言行一致，於是訂定翻譯人員須要遵守的八項基本守則，及每部譯經本出版前的慎重程序。所以法界佛教總會出版的譯作，雖然不能說一字無差，起碼是知見正確，教人認清旁門左道。解釋經義，顯淺對機，使讀者不致於以訛傳訛。

翻譯人員八項基本守則是：一、從事翻譯工作者，不得抱有個人名利。二、從事翻譯工作者，不得高我慢，也要誠恭敬的態度從事工作。三、從事翻譯工作者，不得自讚謗他。四、從事翻譯工作人作品吹毛求疵。五、從事翻譯工作者，必須以佛、心爲己心。六、從事翻譯工作者，必須運用擇法眼，來辨別正確的道理。七、從事翻譯工作者，必須懇請十方大德長老，來印證其翻譯。八、從事翻譯工作者之作品，經、律、論以及佛書，在獲得印證之後，必須努力弘揚流通，以光大佛教。

翻譯工作由四部門依次進行：翻譯部、修正部、潤色部、證明部。

自從上人踏入美境，講經說法就是每日的食糧。像百丈禪師「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上人也就是「一天不講經，一天不吃飯。」1973年國際譯經學院成立於華盛頓街新址，計劃訓練翻譯人才。佛經翻譯委員會隨著搬遷。那時，上人已講過的大乘經典有：《金剛經》、《心經》、《六祖法寶壇經》、《阿彌陀經》、《楞嚴經》、《妙法蓮華經》、《地藏經》、《大悲心陀羅尼經》等。每天上人講經時，弟子們即席翻譯，並設錄音，以便複聽，整理後付印。偶然，翻譯員用字不當，上人總是聽到了，並且提供恰當的辭語。譯者與聽衆都莫名其妙。上人懂英語吧？

例如，某弟子翻譯扁鵲爲magpie時，上人立刻糾正說：「扁鵲是戰國時代的名醫，跟華陀一樣。」有一次，易果容居士把某先生翻譯的《法華經》用英文念給上人聽。當他念到「two footed one」的時候，上人訝然問道：「甚麼？是『兩足蟒』嗎？眞太糊塗哪！」是的。這兒的解釋說：「佛陀」是兩足動物中最尊貴者。」

上人在美國講經，是講給大部份完全沒有聽過佛法，不懂中文，只靠翻譯的美國人聽。不以每字每句，都設法以最簡單的用語來解釋。也因爲這樣，大家贊同把上人所講的經論，訂爲淺譯。

中國東北萬國道德會先進講師翼屏居士，在美重遇上人時說：「上人對西方人的貢獻，可以說是『功比鑑眞、行擬玄奘』啊！」。目睹上人修持的認眞，捨己爲人底精神，她感動極哭！所以1991年底，她發心追隨上人剃度出家。

上人教導弟子們，對怯弱的眾生循循善誘，對躁暴的眾生卻有高度的容忍力，使他們潛移默化，慚愧覺悟。上人在有意無意間不時揭發弟子們的犯錯，使他們無所遁形地疑惑，師父是怎樣知道我做的，想的？

◀多年前有幸追隨師父上人的東西方弟子。（圖轉載自宣化老和尚追思紀念專集第一冊）

《小啓》

一切布施，莫如法布施

「佛法滅，楞嚴先滅」，楞嚴經、楞嚴咒是正法住世的代表，宣公上人開示，佛法興，先學楞嚴經；要跟闡王鬥，先持楞嚴咒」。今欲使楞嚴經更普及深入人心，令大衆明白楞嚴旨趣，早日見性成佛，特由法界佛教總會製作，宣公上人所講解的「大佛頂首楞嚴經淺釋」錄音帶一套五盒裝，六十分鐘國語卡帶，一二〇卷，流通價每套新台幣六〇〇〇元，現以每套三六〇〇元提供給各界善信認捐給世界各地公、私立圖書館及道場寺廟，供衆參學借聽。

我們希望這套法寶，能讓更多人來分享，歡迎隨分隨力、隨喜功德、有意者，請利用「13217985張淑彤」帳戶劃撥，並請於通信欄內註明「捐助錄音帶」

法界印經會啓

知其不可爲而爲之

上人的教化

⊙晃山

「水鏡回天錄」的自序，一開頭便點明正題：

靜觀三千大千世界，惡業瀰漫，國與國殺，造成世界戰爭。家與家殺，造成鄉里戰爭。人與人殺，造成彼此戰爭。乃至空與空殺，水與水殺，造成有形無形等等戰爭。悲乎！痛哉！

在這樣惡業瀰漫的五濁惡世中，一時一地，一家一國的私愛，而是一時一地，一家一國的私愛，同體大悲的胸襟。上人寫「水鏡回天錄」，評論介紹的人物，包括古今中外大善巨惡，上聖下愚，男女老幼，凡聖交參，龍蛇混雜等等衆生。從賞罰昭彰，善惡分明中，各國讀者得以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可以說，「水鏡回天錄」正是春秋史筆的一脈心傳，而爲世界存亡之所繫。

今天這個世界是個怎樣的世界？宣公上人曾經如此形容：

全世界都爲錢不要命了，你欺騙我，我欺騙你。所有國家都缺不要錢的人，來爲人民服務。

在人性被金錢、物質高度扭曲的情況下，上人四處弘法，足跡遍至亞洲、歐洲與美加。有人將宣公上人的弘法力量和原子彈相比。但是人上人認爲，用原子彈不能令人信服，只有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德」，這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來教化人，才能挽救世道人心。因爲在現代光怪陸離的社會中，有許多人「不只是失了佛性，連人性也失了。只有畜生性，盡做畜生事，把原本尊貴的人性弄得卑賤不堪。」

爲了不忍見世亂國衰，人心惟危，上人因而著述「水鏡回天錄」，正如孔子作「春秋」的動機。三千餘年前，孔子周遊列國，要從政治上匡輔四海。但忠貞之志難伸，所以回到故鄉魯國，改而自教育入手，化育英才以導萬邦，被後世尊爲「至聖先師」、「萬代師表」。孔子一向自謙述而不作，但見到國衰世亂，傷痛不已，因此奮起以史筆作「春秋」，褒忠貶奸，賞善罰惡，令亂臣賊子懼，無所遁逃於天地之間。

孔子作「春秋」，文字如同史官般嚴正，即使游夏，也不能贊一詞；精神更是憂國憂民，充滿救世弘願，不是一般人所能測知。無怪孔子自歎：「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寫到魯哀公時，有人獵獲麒麟，丟棄野外，無人認得這種獸類。等到孔子見了，知道是祥瑞之獸麒麟，孔子很感傷周朝的衰微，沒有明君以應瑞獸的出現，所以悲憤地唱出：

唐虞世兮，麟鳳遊兮，今非其時，來何求兮。

麒兮麟兮，而我心憂兮。

孔子的器識胸懷，博大精深；上人更是心包太虛，量周沙界，不是世經驗與人生智慧表達敬意。

各分支道場每年均各別主辦這兩個節日，就近招待當地的老人與兒童。「老年人即使沒有兒女的也能得到青年人的尊重。少年人即使沒有父母的，也能得到壯年人的照顧，這是人情之常。我們的目標在移風易俗，發揚人群。令民德歸厚，成就一個大同世界。」這是宣公上人的理想社會——人人皆知恭敬父母，關懷長者，照顧幼者。

這樣的理想並不易達到。猶如水中月，鏡中花，可望而不可及。然而宣公上人多年來總是埋頭苦幹，默默耕耘，以大慈悲普度，流血汗。「上人的努力，作不可希望的希望，不可的成就的成就。這種精神體現在孔子作『春秋』，與宣公上人著『水鏡回天錄』，同樣是本著忠貞愛國，救世救民，充塞天地間的浩然正氣，行一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行願，冀望後來的學人，爲人間世界，爲大同世界，極樂淨土的實現，而鞠躬盡瘁，薪火相傳。那麼，雖說不可希望，仍有希望；不可成就，而得以成就。

（轉載自宣化老和尚追思紀念專集第一冊）

記華嚴聖寺十周年盛事

【道場風信】

十年前，宣公上人親臨卡加里爲華嚴寺信衆弘法利生，並派了出家弟子住錫寺中，從此爲卡城衆生開拓親近三寶的福田。爲慶祝法界佛教總會在卡加里成立十周年，華嚴寺在去年八月特別舉辦了一連串活動，好讓大家一同重溫過去，並齊心在佛道上向前邁進。

八月一日晚上，道場灑淨完畢，隨著是七天的梁皇寶懺法會。二十一位比丘尼、沙彌尼早已在七月卅日前到達卡城，開始了禮拜梁皇寶懺的準備功夫。這次是華嚴寺，也是卡城第一次有機會拜梁皇寶懺。這兒的佛弟子固然爲這難得的因緣而雀躍，就是專程由外地來禮懺的居士也有數十人。計有來自馬來西亞、香港、美國東西兩岸，以及加拿大各大城市，如溫哥華、愛民頓、溫尼泊等。

法會期間，每天皆有上百人，在維那師的帶領下，誠心禮佛。晚上休息時，同修們還津津樂道白天拜懺的感受，以及懺文中發人深省之處，可謂各有所得。由此便可一窺梁皇寶懺的殊勝妙用。

由於梁皇寶懺的殊勝難遇，感召了百多人來護持法會。周末時，更有兩百多人來參加禮懺。這麼多人來共同熏修的機會固然可貴，只怕人多事多，大家的習氣毛病也給熏了出來。所以方丈佐法師在啓懺之前便提醒大家：「修行就是要吃點苦。」「在道場內，我們就是個大家庭，應該互相照顧。」

果然大家都很受用，不但能夠容忍道場中的種種簡陋與不足，反而還很積極地幫忙做各種工作。從其它道場來的法師居士們，更無分彼此，由大殿至廚房的功夫，都不遺餘力，盡心照料。所以整個法會都進行順利。

可能是龍天有意考驗，拜梁皇寶懺的頭幾天，巧是今年夏季最熱的日子，室外氣溫曾經高達攝氏卅六度。然而炎熱的天氣並沒有動搖拜懺者的誠心。不少人拜完了懺，繼續作自己的日常功課，毫不懈怠。悶熱的天氣持續了五六天，到結懺的當天卻來了個突變。八號那天，忽然風起雲湧，雷電交加。雨點就在末段結懺時，大大地灑了一場，暑氣全消。梁皇寶懺終於在一片清涼中功德圓滿。

↑大家攀登上山頂至心頂禮文殊師利菩薩。（圖片轉載自金剛菩提海）

幸得龍天庇護，甘露雨洗滌了連日來的暑氣，卻沒有半點爲難九號那天的放生及舞獅活動。精武體育館的人在星期六的中午時分抵達華嚴寺，當大衆一返回大殿結齋畢，隨即鑼鼓喧天。獅子的生動綵青及向寺內每位佛菩薩頂禮叩拜，場面熱鬧，吸引了不少路人，駐足街上觀看。亦有好些人參觀了下午的放生儀式，目睹一百隻被捕獲作活靶射擊的禽鳥，獲得自由。

來卡城參加十周年紀念法會的出家人，有法總各道場的比丘尼及沙彌尼等共三十多人，眞可謂僧衆雲集在卡城，創歷年來高峰。十多天的法會期間，男女衆法師都爲大衆說法。有人講因果，有人介紹懺悔法門，有人深入淺出地寓佛理於故事中，也有人講到修行的通病。最吸引人的是法師們給我們講述的華嚴寺歷史。前塵往事彷彿很遙遠，卻又好像歷歷在目。尤其是宣公上人慈悲教化，那種無窮的受用，又焉能磨滅？過去十年，華嚴寺的出家在家二衆，有幸得蒙明眼善知識的指導與提攜，方能在這北地的小城市共同學習佛法。

正法所感，到華嚴寺的信衆們與日俱增。因此便在去年從市西南的運勝區搬至目前的第四大道河畔新址。八月十日當日，有五百多人來到華嚴寺，參加十周年紀念法會。當天有四家居士供養上堂大齋，又適逢大勢至菩薩聖誕，大衆在早上誦讀祝儀，便由齋主們恭請和尚升座說法。請法儀式莊嚴而隆重，恆實法師響法雷字字鏗鏘，使與會大衆同沾法益。

當大衆享用美味午齋時，法師們普施法語，亦有周日學校的學生們表演歌唱及音樂演奏。一時間內，五觀堂內充滿了老幼歡聚的聲音。

午齋後舉辦大家期待已久的三皈五戒儀式。參加者衆，分別有三十人皈依，二十人受持五戒。各人在菩提道上增添了堅定的信心。

雖然法會在十號當天圓滿結束，大家喜悅的心情沒有就此減退。衆人都忙著收拾東西準備參加翌日的朝山活動。在十一號早上，卡城的華嚴寺衆，加上外來的訪客約百多人，登上兩輛大巴士，浩浩蕩蕩的向洛磯山脈出發。一路上是以風景秀麗馳名的賓芙國家公園，最後抵達師父早年在金鎭附近購買的一片師父曾在山區看到文殊師利菩薩住錫的道場（堡壘山），以及很多在深山中修行的衆生。只是我們凡夫業障深，就是面對彌陀也當面錯過。短短一日的金鎭之旅，大家也拓寬了視野和胸襟。原本世間無界線，我們的心淨則國土淨，希望衆佛子也努力淨化我們的心地，以拓展淨土的空間。

由於堡壘山的壯觀及衆人朝拜文殊師利菩薩之心切，今年有金輪寺及萬佛城的居士們，特別抽空去探訪了堡壘山。金輪寺胡果相等居士，更發現了一座像極了師父銅像的小山峰。遠望儼然是師父巍巍坐在山峰上，故此欣喜萬分，可見其思慕上人之心。另外萬佛城的居士們更攀登上山頂的兩個湖泊，並在湖畔至心頂禮文殊師利菩薩。

就在他們回卡城的路程上，恆長法師正在華嚴寺中向大家娓娓道出師父談及堡壘山的事。雖然師父沒到過山上，倒知道山上有個龍潭，潭中的青龍發願要護持誠心修道的人，在堡壘山上早成道業。假若那些居士們早知此事，不知是否要深入龍潭，還是不捨離堡壘山了？

此次藉著紀念法總分支道場在卡城成立了十寒暑，各道場的弟子都聚集到華嚴寺來一起作佛事。這兩個星期就像家人大團圓，大家都法喜充滿。希望很快能又再相逢，或在聖城，或在卡加里，或在其他道場，甚或在龍華會上。

恆長法師在敘述舊事時，也提及土地。這片土地有一千多公頃，座落在哥倫比亞河谷，預備將來發展成萬佛聖城一般的大叢林。

大家在松風送爽，鳥語花香的宜人環境中，享用果齋爲衆人準備的豐富野餐。在樹影婆娑間，大家安坐草坡上，恭聽恆實法師講清淨知足的快樂。我舉目四盼，都是青蔥的山頭，不用受到世界物欲的牽引及名利爭奪的纏縛，深深感受到國土清淨的福惠。

最吸引人的是法師們給我們講述的華嚴寺歷史。前塵往事彷彿很遙遠，卻又好像歷歷在目。尤其是宣公上人慈悲教化，那種無窮的受用，又焉能磨滅？過去十年，華嚴寺的出家在家二衆，有幸得蒙明眼善知識的指導與提攜，方能在這北地的小城市共同學習佛法。

（轉載自金剛菩提海第328期）

《師恩無盡》

我要替衆生受苦

◎譚慕貞

上人用各種方法誘導頑強衆生。多年來心力交瘁，卒之病倒。近日筆者爲蒐集上人所作偈語，翻閱日記，驚詫地看到在三年多前師父上人所說的一番話。更顯示出上人的大願大力，特附錄於此。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七日，星期日

師父上人說：「我的願力就是代衆生受苦，尤其最後的幾年，我要替衆生受苦。我有很多罪，可是現在都沒有了。瀰天大罪，一懺便消。」「爲什麼師父說有很多罪？」我迷惘地問。「我常常罵人，把衆生的罪都放在我身上。我罵的是好人，不是壞人。」

以前，有些弟子不明所以，遭上人嚴厲的責罵或懲罰，心有不甘（上人對出家或在家弟子都一視同仁），看到這段日記，應該明白上人對你是恩惠有加。下面是上人哀憫衆生難度，故作偈語二則：

上人作於一九五八年八月一日夜

衆生難度
夙興夜寐爲誰忙，
衆生難度頗堪傷；
迷諸塵勞性顚倒，
耳提諄諄化無方。

夢裡榮華
夢裡榮華何足羨，
眼前富貴亦非眞；
緣何癡人總迷昧，
醉生夢死實堪憐。

（轉載自宣化老和尚追思紀念專集第一冊）